

中國史學要籍介紹

中國古籍校讀

學癸櫟原

訓詁學要略中原音韻研究

訓詁學簡論古籍版本鑒定叢談中國宗教思

想史大綱中國史學要籍介紹中國古書版本研

究中國古籍校讀指導學癸櫟原訓詁學要

略中原音韻研究訓詁學簡論古籍版本研

金定叢談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中國史學要籍

介紹中國古書版本研究中國古

中國古書

版本研究

學要略中原

音韻研究

學癸櫟原

五

本公司編輯部編
學萃探原之五

中國古書版本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初版

學萃探原之五

中國古書版本研究

平裝一冊基價二・八元正

版權



所有

編輯者 本公司編輯部

發行人 高 本 釗

發行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三〇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五一五二九
登記證：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郵政劃撥：一〇〇四四二號

中國古書版本研究目錄

什麼叫作『版本』？	一
什麼叫作『善本』？	三
我們爲什麼要研究版本？	七
我國雕版印書始於何時？	二
唐、五代刻本	一九
宋刻本	二四
遼、金刻本	四〇
元刻本	四一
明刻本	四七
清代精刊本	五〇
巾箱本	六六
活字本	六七

套印本	七〇
書帕本	七二
抄本	七三
稿本	八二
校本	八三
佛經版本	九〇
道藏版本	九五
如何鑒別版本？	九五

古書版本研究

什麼叫作『版本』？

書之稱本，始於漢劉向。劉向別錄云：『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讐。』這裏所謂持本，卽持書本的意思。到南北朝，顏之推著了一部家訓，其中有一篇書證篇，舉了許多本子，有：江南本、河北本、俗本、江南舊本、江南古本、江南書本等等，書之稱本，便很通俗了。顏氏所舉的許多本，都是寫本。寫本或稱舊本，唐太宗貞觀四年勅：『經籍詛舛，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爲證』（見宋孔平仲談苑），可證。寫本之外，還有碑本。宋張世南的遊宦紀聞，記永福縣羅漢寺篆書云：『余嘗見碑本，字勢夭矯，洒落奇妙』，可證。碑本亦稱石本，見米芾的海岳題跋。石本、碑本，我們現在亦叫拓本。自中唐發明雕版印書以後，又有版本的名稱。此在宋人書中，往往見之，那時所謂版本，是指由雕版印刷而成的書說的。如：海岳題跋卷一云：『唐僧懷素自敍，杭州沈氏嘗刻板本』，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版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云云；濟民

要術，宋紹興甲子葛祐之序云：『此書乃天聖中，崇文院版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王明清揮麈錄云：『蜀中始有版本』，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尹少稷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朱熹上蔡語錄跋云：『熹初到括蒼，得吳任臣寫本一篇，後得吳中版本一篇』，云云；諸如此類，屈指難數，都是指印本書說的。印本書由墨印成，故又稱墨本，見齊民要術葛祐之序。版本原來的含義，如此而已。

事物是發展的，由小到大，由簡到繁，由淺到深，莫不如此；又是彼此互相關聯的，由甲和乙相關，又由乙和丙相關，而甲乙丙彼此又都互相關聯，誰也不能單獨存在和發展。版本和寫本、新版本和舊版本、新寫本和舊寫本，彼此都互相關聯、相互依存、互相提攜而發展，長短相補，正譌相切磋。由此種種，版本含義，便由單一變爲複雜，由一小圈子變爲一大圈子，由淺澗變爲深潭，由極凡庸的名詞，變爲一種極複雜而高深的學問了。由許多本子錯綜複雜的關係，產生校讐；由校讐產生善本；爲了追求善本，版本學便應運而生。此時版本二字的含義，和原來的意義，有本質上的區別。原來是單純的一種書本子的名稱，現在一變而爲一種學問的術語。上舉標題『什麼叫作版本』，便是指版本學說的，取其發展以後的意義，而不取其原始的單純的意義。

版本學所涉及的範圍很廣，舉凡寫本、歷代刊本、歷代傳錄本、批校本、稿本，以及每一書的

雕版源流、傳抄源流，孰爲善本、孰爲劣本、孰爲原刻、孰爲翻刻，以至印紙墨色、字體刀法、藏書印記、版式行款、裝潢式樣等等，都在版本學的研究範圍之內，內容可謂豐富之至，彼此又皆互相關聯，缺一不可。竭一己之力，鑽研摸索，直至頭童齒豁，終老不能竟其學。二十餘年來，我時常望洋興歎，畏難麼？我又並未知難而退，前進麼？又很遲緩，這是由於根柢淺薄，精力不強，耕耘不勤，收穫自歉。後來學者，如能抱定好學不倦志向，耐心研究，持之不懈，將來必有好收穫。

版本學是目錄學的一部分，因此研究版本，又不得不連帶研究目錄編製的方法。要懂得目錄如何編製，又不得不進一步研究目錄學史。目錄如何編製的問題解決，又不得不去研究善本書目的體例應如何寫定。要解決這一問題，便要參考各家善本書目，取長棄短，參以己見，寫定更完善的體例。這雖是研究版本連帶所及的問題，而從整個處理古書問題上說，這又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什麼叫作『善本』？

『什麼叫作「善本」？』這個問題，久已存在。我個人在二十多年以前到浙江圖書館即從事編輯善本書目，那時我對古書版本這門學問，可以說一無所知，未能操刀而割，至爲可笑。後來

經過一段較長時間，我對『善本』這一名稱，也漸漸懷疑起來。那時浙館藏舊刊本，爲數不多，每天觸手的，都是些明萬曆以後刻本。從外貌看去，紙墨既劣，刀法又笨拙異常；從內容看去，任意刪略舊文，如：會稽商濬編的稗海。脫文訛字，目不暇接，如：萬曆本太平御覽、胡文煥的格致叢書、何允中的漢魏叢書、陳眉公的秘笈等等，以及其他坊刻總集、類書之類，指不勝屈。這一大批書，論時代是明刻，距今三百多年，論內容，的確不足以稱『善』；而我却不得不把它編入善本書目。這樣的違心之事，做了好多年，直到現在，還未完全改過來，精神上實在不愉快。究竟什麼叫作『善本』？這個問題，我想應該把它弄弄明白，免得一直模糊下去。

什麼叫作『善本』？據我所知，漢朝人已經說到。漢書河間獻王傳有云：『從民間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這裏所謂『善書』，即『善本』，因爲那時未有印本，所以不叫『善本』，而叫『善書』。宋人『穆伯長好學古文，始得韓柳善本，欲二家集行於世，乃自鏤版，鬻於相國寺』（見朱弁曲洧舊聞）。這裏單稱『善本』，還沒有說明其所以爲善的根據。『宋次道（即宋敏求）家藏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見曲洧舊聞）。『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書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見葉夢得石林燕語）。『宋『慶曆間四庫書搜補校正，皆爲『善本』』（見周輝清波雜志）。『通鑑紀事本末一書，『趙與簒以爲嚴陵字小且訛，於是精加讐校，易爲大字，成爲天下之『善本』』（見元延祐六年陳良弼

序。戰國策宋李文叔序云：『今國策宜有善本傳于世，而舛錯不可疾讀。』顏氏家訓宋沈揆序云：『揆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願無善本可讐。』以上是宋人對善本的看法，歸結一句話：凡書籍必須精加讐校，方爲『善本』；否則便是『俗本』、『劣本』。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八有云：『元和姓纂，絕無善本。頃在莆田，以數本參校，僅得七八。後又以蜀本校，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宋嘉祐四年，仁宗謂輔臣曰：『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北周書，罕有善本，可委編校官精加校勘。』（見仁少虞事實類苑）這兩個例，也是說明書必精校，方爲『善本』。此外明清兩代，有名的學者，對『善本』的界說，大都和宋人相同，不必多舉例了。我們如果以這一點，即：精加讐校，無脫文、無訛舛，作爲衡量標準，那末在今日所能見到的舊書，可以稱爲『善本』的，就很少了。浙館所藏五千多部善本，怕有一半要被剔除，這怎麼辦呢？我以爲衡量標準，理應從嚴；但也不必過嚴。清張之洞的說法，我認爲比較合理。他說：『「善本」非紙白版新之謂，謂其爲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不爲不缺之本也，「善本」之義有三：一曰「足本」（無缺卷、未刪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舊本」（舊刻、舊抄）。』張氏訂出這三條作爲善本標準，我認爲是比較妥當的。他這三條，可注意的是舊本問題。所謂『舊本』，舊到何時呢？即以何時起至何時止爲舊本呢？清代藏書家所出書目，多以明嘉靖爲斷，萬曆以後所出書，選取非常嚴格，這是對的。宋元舊刻，在今天，誰也不會說不是善本；問題是在明刻。明刻，我們應當有所選擇，斷不可認

爲凡是明刻，都是善本，和對待宋元本一樣。書籍不比古董，不能單以時代舊爲準。時代舊，不過是構成善本條件之一而已，還要看其他各方面情況。最主要的是：是否經過精加讐校。這一點，這是關於張氏所提的三點中的一點。再講到『足本』、『精本』二點，張氏未有較詳的說明。據我的認識，應該是指『舊本』而言，不然，『善本』含義，依然未弄明白。錢唐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編輯條例，列舉四點：『一曰『舊刻』：宋元遺刊，日遠日鮮，幸傳至今，固宜球圖視之。二曰『精本』：朱氏一朝，自萬曆後，剗削固屬草草，然近溯嘉靖以前，刻書多翻宋槧，正統、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萃其遺帙，擇其最佳者，甄別而取之，萬曆以後，間附數部，要皆雕刻既工，世鮮傳本者，始行入錄。三曰『舊抄』：前明姑蘇叢書堂吳氏、四明天一閣范氏，二家之書，半係抄本。至國朝小山堂趙氏，知不足齋鮑氏，振綺堂汪氏，多影抄宋元精本，筆墨精妙，遠過明抄。寒家所藏，將及萬卷，擇其尤異，始著於編。四曰『舊校』：校勘之學，至乾嘉而極精。出仁和而盧抱經，吳縣黃堯圃，陽湖孫星衍之手者，尤校讐精審，朱墨爛然，爲藝林至寶。補脫文，正誤字，有功於後學不淺。』丁氏四例，略足本，而特標舊校，於精本，特指明刊，實較張氏所標三義，更爲精到。足本似可包括在精本之內，不必另立一幟。肯定善本含義，我以爲丁氏四例足以盡之。惟丁氏精本一條，斷於明代。在今天看來，清代極有名的精寫刻本，亦應包括在內。

書籍之傳寫刊刻，脫文譌字，總難免。前人說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刻一書或抄一書，欲一字不誤、一文不脫，可謂萬難之事。後世刊本不必說，卽宋刊也不免有錯，浙館所藏宋刊名臣碑傳琬琰集，脫文時見可證。版本之善或不善，乃從比較而來。我們不宜過於苛求，亦不可過於寬縱：無使舊刻之稍有瑕疵者，擯而不得躋身於善本隊伍，亦無使坊刻濫惡之本，廁足於善本行列，精心鑒別，期歸於至當可也。善本之名，肯定可用。至於書目好壞，是編者學力有淺深，與善本本身無關。我個人意見如是，待專家指正。

我們爲什麼要研究版本？

我們圖書館工作者處理古書，只要見書編目，分類排架，供讀者閱讀便得了，何必還要研究版本呢？有這樣想法的人可能是有的，我認爲我們不應作如是想。古書流傳到今天，刊本如宋元本、明本，雖不多見，但也有不少存留下來；抄本如宋元抄，那是太少，但明抄還不算很少；這類書，人多認爲至寶。圖書館爲藏書之府，這類書多少總有一些，既有其書，便不能不加以處理，要加以處理，便不可不懂得版本；不懂版本，如何去辨識孰爲宋刊、孰爲元刊、那是宋抄、那是元明抄呢？如以宋元舊刻，和清刻作同樣處理，並列一架，這與有人焉，將宋版書冊作夾花樣用，一樣可笑。彼不識字，不足怪，而圖書館工作者却萬萬不可如此做，使國家珍貴財產，受到

重大損失；對圖書版本，總不可不稍費心力，去研究研究。懂得的自然以愈多愈好、愈精愈妙，但學問一事，總是由日積月累而豐富起來的，一步登天之事是沒有的，圖書館從業人員不應作如是想。

我們整理古書，審別版本好壞，對讀者選讀古書大有關係。我這裏舉兩個例，來說明這一問題。遠在宋朝，有一位教官，出題考試生徒，題爲：『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參加考試的生徒，大家面面相覷，不能下筆。後來有人懷疑教官此題，怕是出於麻沙本周易，監本不如此，起立質問。那教官立即檢查原書，果然是麻沙本錯了一個字，原是『坤爲釜』，釜字脫了上面兩點，變爲金字，鬧了一場笑話（見石林燕語）。『又嘗有秋試，問：「井卦何以無彖？」』（見同上）易經六十四卦，每卦皆有彖辭，彖者斷也，斷一卦之吉凶，井卦無彖，亦是麻沙本脫文。試官誤讀誤書，竟以出題，又鬧了一場笑話。又明初有一名醫叫戴元禮，嘗到南京，見一醫家，求診的病人很多。元禮以爲這一定是神醫，天天去那醫家門口看看。偶然見一求藥的病人已出門外，那醫師追出門去，告訴那病人，煎藥時，一定要放一塊錫下去同煎。元禮聽了，很覺奇怪，從未有以錫入煎劑的，遂問那醫師。醫師說，這是古方，元禮求得其書，乃是錫字，急爲改正（見陸深嚴山外集）。錫卽糖，食旁誤作金旁，又少一筆，變爲錫字。由於醫師不講版本，沿用誤書開方，鬧一笑話。教官、醫師，不懂版本，貽誤後學，害人生命，不過是舉例說說。若推而廣之，讀書不

知版本，爲劣本所誤，關係並不算小（民國初年曾有一位名教授郭先生寫過『試測滄浪詩話的本來面貌』一文講到版本的重要性，可以參看）。圖書館收藏古書，如不講版本，勢必使讀者時讀誤書，其害非淺。我們要研究版本，主要原因在此。

古書傳刻或傳抄，脫文訛字，勢所難免，要靠專家校正補完，方可誦讀，隨舉數例，可見一斑。如：王充論衡累害一篇，明刊本都脫去一頁，而元刊十二行本，此頁不脫。劉勰文心雕龍，

這是一部文學理論名著，在我國是數一數二的好書，而元代一刻、明代弘治一刻、嘉靖三刻、萬曆一刻，其中隱秀一篇皆缺，明錢允治得宋本，方爲補足。清秦氏石硯齋刻鬼谷子，從道藏本出，經名校勘家盧文弨爲校一過，後盧氏得錢遵王手抄本對校，乃知道藏本之訛脫不可勝計，內健一篇脫去正文、注文達四百十二字之多，乃亟爲補正。王國維得明抄本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對校明嘉靖刻本，嘉靖本脫去二葉，卷二十三內脫文一篇，又脫落一行凡十處，改正訛字，不能悉計。明刻監本二十一史、十三經，脫誤甚多，日知錄卷十八中有譏評文字。明刻雖遠比不上宋元，而嘉靖刻本，猶爲藏書家所珍視。浙館現藏嘉靖本約三百五十餘部，論數量不爲少矣，而孰知嘉靖本有出於清代精刊之下者。如：嘉靖刊本國語策，遠不如黃丕烈校刊明道本國語、仿刻川姚氏本國策，嘉靖本齊民要術，據黃堯圃說：『刻者自謂獲古善本重刻，今取校宋刻，竟無一合者，不知善本果云何也！』如此之類，不勝枚舉。我們如對版本一無所知，則對現

存古書，就很難處理得當。

版本不可不研究，已如上述；至於如何研究版本，即研究方法問題，也應該提出來談一談。

據我的經驗，這一問題，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却很煩難，實在是因為書太多，研究範圍太廣的緣故。簡單云者，是說研究必須從師，而師只有兩個：一是活的師，一是死的師，活的師是現存的專家，死的師是書本。從事研究要找老師，只有這樣兩個，不是很簡單麼？但活的師，也不一定在眼前，也只能偶然碰到，請教一番。在圖書館工作，不能負笈遠遊拜老師；即在館內，有老師可拜，而老師自有工作背在身上，不能像學校裏上課一樣，先生講，學生聽，也不過遇到什麼問題，隨時談談而已。死的老師，那就不勝其多。凡是有關版本的書，或專書，或非專書，都應該閱讀研究。專書，如：各家題跋，各種書目；非專書，如：各家雜記之類，其中有的僅有數條可取，有的完全沒有，未翻閱之先，茫無所知，既閱之後，有所見，隨手札記，以備檢查，這樣的書多得很多，十年看不盡。說寫本，有唐以前寫的，有宋抄、元抄、明抄，明抄之中，有吳抄、有葉抄、有其他抄本；說刊本，有宋刊、有元刊、有明初刊、有嘉隆以後刊，有內府刊、有書院刊、有各家刊、有坊刊，有浙本、有蜀本、有建本，名目不勝其繁。就一書而論，有字體、紙色、墨色、白口、黑口、雙邊、單邊、行款、牌記、序跋、扉頁、書名等等，名目亦很多。這些都是要研究的，不管你方法如何好，總要積以歲月，才能粗知大概，你說複雜不複雜！近幾十年來，有人搞出書影。書影是影

印各種善本的樣張，每種印一頁，或兩頁，加以說明。看見書影，好像看見原書一樣，字體板式行款，一一如原物，一點不走樣，對研究版本，確有幫助。初學從這裏入手也很好。但書影有一個最大缺點，即紙墨無法照樣仿造。辨古書版本，最重要的就是墨色紙張，這兩樣沒有見到，光看書影，是不彀的。多年前，曾經有書商搞過明刻集錦編行，將明板書，每種抽一二葉，也有說明，幫助研究。這樣搞，把原書本來面目，一一保留下來，比書影好得多。初學如能很細心的一種一種看過，記得，對明版書可以窺見一斑了，這是講明版。宋元板書，因為書太貴，以葉論價，書又少見，要搞集錦，事不易辦。抗戰勝利那年張閬聲老先生出示小百宋一廬書葉，即是宋版集錦，每書收一頁至三五頁，共一百零一頁，大可作為我們研究之資，其有功於版本學之研究甚大。所可惜的有兩點：一是未撰說明，一是書頁都裱褙過了。古書尤其是宋元版書，一經裱糊，墨色走樣，紙的簾紋，就很難辨。若當初不裱，加上等連史襯紙，裝訂成冊，便好極了。日本人有專搜朝鮮活字版書頁的，便是裝貼成冊而不裱的，且有說明；不過也有缺點，它是黏在空白冊內的，容易脫掉。元版書頁集錦，如果要搞，向大圖書館着手是有可能的。這些啞吧老師，應該培養幾個，教教後輩。有人說集錦好是好，但審定如若錯了，怎麼辦呢？我說無妨，啞吧不說話，一切聽任我們擺布。審定錯了，學者經驗積多了，能力加強了，日後可以改正它，有何關係？所患者，是這類材料太少，只要有得搞出來，不怕他審定錯。

這不說話的老師，在國內幾個主要圖書館說來，現所收貯的，都有好幾千種。青年人有志研究，也較看看了。書籍浩如烟海，看不盡，讀不完；但舉一反三，找出規律，也不必看完讀盡，才算精通。懂得多少，算多少，學問是日積月累，積起來的，不要有一步登天之想好了。

我國雕版印書始於何時？

我國雕版印書，始於何時？這一問題，自來參加討論的學者很多。這是一個有關版本學的重大問題，我們應該好好地辯論一下。有人說，我國雕版印書籍，始於隋朝（第六世紀末）。這一說，發端於明陸深，他說：『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即印書之始，又在馮瀛王之先矣。』（見河汾燕閒錄卷上）廢像遺經，乃是兩件東西，一雕一撰，又是兩件事，文義至爲明顯。像，是佛像，要雕的；遺經，是佛經，要撰的。撰不一定是出乎自著，翻譯傳寫，皆可稱撰。撰者，述也，所謂：『述而不作』，是也。陸深把兩件東西，混爲一談，說到雕撰，就以爲是雕版印佛經，而不知佛像只能是雕，而不能既雕又撰的，這是陸深誤解文義，妄生謬說。讀書人誤解古書文義，是平常事，其情猶有可原；後來竟有人把『撰』字改爲『版』字，說是『廢像遺經，悉令雕版』，其意以爲雕撰意義不明，作雕版意乃明明白白，隋朝雕印佛經，可以說毫無疑義。殊不知佛經可以雕版，佛像却是要雕造的，決不是雕版。因隋以前，北周武帝大毀